

山東抗日名將三李一王的結局

● 盛士晷

山東省是孔孟之鄉，禮義之邦，可稱物華天寶人傑地靈。歷史上賢名將不勝枚舉。尤其在抗戰期間，名將更多，其中以三李一王尤為功高突出。

所謂三李是李仙洲、李玉堂、李延年，一王是王耀武。他們都戰功赫赫，官拜中將，都做過集團軍總司令，而王耀武更兼山東省主席，當年有句童謠：「山東名將，三李一王，三李雖強，不及一王。」可是他們的起落猶如「天災人禍，旦夕丕變」，李仙洲、王耀武被俘，李玉堂被處死，李延年被判重刑，結局令人唏噓歎息。

李仙洲

北伐抗戰功勳卓著

李仙洲名守羸字仙洲，山東長清人，一八九四年（清光緒二十年）生，民國肇造，赴濟南入武術傳習所，結業後任長清小學教師。一九二四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畢業後任教導第一團排長，翌年二月參加第一次東征，以功升任連長。是年九月又參加第二次東征，凱旋回營升第二師少校營長。一九二六年隨軍北伐，一九二八年任第一軍教導團團長，守衛蔣總

司令在火車上之安全，五月一日光復濟南，日軍出兵阻撓北伐，爆發震驚中外的「五三慘案」，李仙洲奉命馳援濟南，迅速進駐城內，與日軍對峙，五月八日隨軍撤出濟南，繞道渡黃河繼續北伐。年底北伐成功，升任旅長。一九三〇年參加「中原大戰」，任二十一師副師長，南下江西剿共，一九三四年升二十一師師長。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，率軍北上，與日軍血戰於居庸關、八達嶺。犧牲慘重。復轉戰於五台山、雁門關。十月十六日在激戰中身受重傷，被護送至西安治療。翌年元月傷癒至洛陽，出席蔣介

石所召開的「軍事會議」。此際二十一師與九十五師合編為九十二軍，任李仙洲為軍長，仍兼二十一師師長。是年三月率軍參加「台兒莊會戰」，追擊敗退之日軍，五月掩護徐州大軍轉進。一九三九年率部至山東境內增援蘇魯戰區，暫歸蘇魯皖邊區總司令湯恩伯指揮。九月奉命南下參加「第二次長沙會戰」。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，仍兼九十二軍軍長。一九四四年參加豫中會戰，立下戰功，獲頒青天白日勳章。

吐絲口戰役兵敗被俘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李仙洲奉派至濟南任徐州綏靖公署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（司令為王耀武），翌年下半年膠濟鐵路（青島至濟南）全線通車，蘇北國軍亦節節勝利，徐州綏靖公署，乃發動沂蒙山區作戰，企圖攻進共軍老巢，殲滅陳毅主力。

正於此際位於魯南之共軍卻先於

一九四七年元月二日，進攻駐向城國軍，我整編二十六師及第一快速總隊被擊滅，元月五日再攻擊嶧縣棗莊，整編五十一師又被殲滅，這種嚴重挫敗，徐州綏靖公署並未引起重視，仍照原計畫攻擊沂蒙山區。

李仙洲以副司令身分率第十二軍第七十三軍及整編四十六師，於二月一日向南攻擊，進展順利，連續奪取萊蕪、顏莊及新泰等地，於二月十九日發現共軍大部隊在顏莊東北威脅國軍側背，李仙洲立將前方部隊撤回萊蕪集結。二月二十三日再向吐絲口轉進。被共軍五萬之眾包圍於狹谷中。進退不得，自相踐踏，數小時內土崩瓦解。全部就殲或被俘。李仙洲腿部受傷摔下山溝被俘，囚於東北戰犯管理所。論者多責李仙洲無能，殊不知整編四十六師師長韓煉成是共產黨，內部有家賊，焉能不敗。

變節投降高年病亡

李仙洲於一九六〇年（民國四十九年）十一月獲赦，翌年一月春節前回到濟南與家人團聚。旋奉命往北京，經中共總理周恩來召見。回濟南任山東政協秘書處專員。屬特邀人士。曾先後任政協山東省委員、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、列席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、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顧問、中共黃埔同學會理事、中共中央監察委員、常務委員、第七屆政協全國委員，苟且偷生達四十餘年，於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濟南，年高九十五歲，他歷經三反、五反、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歲月，是苦是樂？是榮是辱？就不難想像了。

李玉堂

慷慨悲歌勇敢善戰

李玉堂字瑤階，山東廣饒人，生於一八九九年（清光緒二十五年），一九一五年畢業於廣饒劉家集高等小

學，赴濟南考入山東工業專門學校甲級班就讀。翌年袁世凱稱帝，革命黨起兵討袁，乃加入閻撫塵所組織之學生營，北上討袁，六月袁死，遂回校繼續求學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李玉堂成為山東學生外交後援會之急先鋒。領導學生抵制日貨，曾當眾咬破手指寫下：「良心救國」四個大血字貼在鬧市牆上，引起極大轟動，並領導群眾要求政府拒絕對德和約。嗣又目睹軍閥割據國是日非，決心投筆從戎，一九二一年赴山西入軍士教育團，在晉軍任上士班長，一九二四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。畢業後在教導團任排長。一九二五年二月參加第一次東征，升任連長，六月隨軍回廣州平定楊（希閔）劉（震寰）之亂；十月

第二次東征，攻惠州任敢死隊長，血戰數日擊敗頑敵，升任營長。一九二六年隨軍北伐，南昌之役積功升第一師第二團團長，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，升第三師第八旅旅長。翌年冬率部

南下，正值石友三叛變，乃轉向浦口平定叛亂，使南京轉危為安。一九三二年升第三師師長，翌年率部赴福建協助收平「閩變」。再入江西參加第五次圍剿。

獲頒青天白日勳章

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，李玉堂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戰役，同年其第三師擴編為第八軍任軍長，未久改番號為第十軍，仍任軍長，轉戰各地，予日寇重創。參加「武漢會戰」後，率部至湖南長沙整補，自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，日軍三次大規模進犯，均被李玉堂擊退，造成名聞中外的「長沙三次大捷」。李玉堂因功升為二十七集團軍副總司令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，日軍集重兵攻擊常德，常德僅有余程萬的五十七師防守。血戰半個月城陷，李玉堂奉令指揮第十軍（軍長方先覺）馳援常德，卒能排除萬難突破重圍，於十二月九日收

復常德，是謂「常德會戰」。日軍為策應太平洋方面戰爭，企圖在中國戰區獲取局部勝利，以鼓舞其民心士氣，乃集中優勢兵力，在湘桂展開大規模攻勢，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陷長沙，八月八日陷衡陽，繼續南侵，接連陷桂林、柳州、南寧並攻入貴州境內佔領獨山，嚴重威脅陪都重慶。李玉堂於一九四五年元月真除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領所部迎擊該敵，展開慘烈戰鬥，終於克復獨山，使陪都轉危為安，並發動反攻，連克南寧、柳州，於七月二十八日收復桂林。正在調整部署乘勝追擊，八月十五日抗戰勝利，李玉堂獲頒青天白日勳章。

知匪不報被處死刑

抗戰勝利，李玉堂奉調津浦線任徐兗地區綏靖司令，後改制為第十綏靖區司令官，駐防兗州。一九四八年大陸局勢逆轉，七月共軍集絕對優勢

兵力攻打兗州，李玉堂奮起迎戰，打到全軍覆滅，僅率數十人突圍至徐州，李玉堂受命任山東綏靖總司令。未久徐蚌會戰國軍慘敗，一九四九年冬奉派海南島，任海南防衛副總司令（總司令薛岳），兼第一路司令官並兼三十二軍軍長，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，國防部決定放棄海南島，將部隊撤至台灣，增強台海防務，李玉堂所率第一路軍由於部署得當，共撤出二萬三千人及火砲四門，於五月三日抵達基隆。嗣因其妻陳伯蘭與中共有勾結，李玉堂以知匪不報罪被國防部判處徒刑十五年，在呈給蔣介石的簽呈裡，只說李玉堂許身戎行三十年，眷念前勞，擬從寬判處，沒有敘明他得過青天白日勳章，蔣介石批示「李玉堂應判死刑」。（原簽呈影印見一二六頁）

李玉堂得悉是蔣的決定，沒提任何申辯，提筆對其獨生女李國英（當時僅十四歲）及五弟李蔭堂留下遺書

：「我命已矣，但事與我無關，總統命令已無申訴餘地，我死後望有公論，我無對不起國家之事，如此對我，於國家何益？實為匪所快。我不足惜，不過一生為國，如此下場心有不甘耳。和平後葬我於徐州雲龍山。」於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六日（農曆三十九年除夕）與其妻陳伯蘭等四人同被槍決於馬場町。李玉堂僅五十三歲，知之者莫不同聲一哭。其獨女李國英曾任國立師範大學教授（現已退休），一生著男裝不嫁，就是為了要替雙親平反，終於二〇〇四年一月十七日獲得平反，並於是年二月七日，李玉堂一〇四歲冥誕之日舉辦追思法會，以告慰其雙親在天之靈。

李延年

狙擊日軍掩護大軍繞道北伐

李延年字吉甫，山東廣饒人，生於一九〇四年（清光緒三十年）正月

二十五日。六歲入私塾，十四歲入振華高小，十七歲考入山東省立商業專門學校，一九二四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，畢業後參加兩次東征，卓著功績。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軍克服武昌，李延年因功升任第一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，翌年參加龍潭戰役，因作戰不力受撤職留任處分。一九二八年初，北伐軍對臨淮關久攻不下，上級正擬放棄，而李延年自告奮勇，發起猛攻，終於攻佔該關，除官復原職外，並記功一次。是年五月，日軍出兵濟南爆發「五三慘案」，李延年奉命孤軍留駐濟南，牽制日軍掩護大軍繞道北伐，經血戰四十八小時完成任務，榮獲蔣介石當眾表揚，一九二九年升少將旅長，翌年參加中原大戰，李延年以寡擊眾打敗馮玉祥，升為八十八師副師長，一九三一年六月任警衛第二師副師長，不久晉升第九師中將師長兼徐州警備司令，一九三三年率部赴贛南剿共，於大雄關之役擊潰共軍

主力。

迅速收平「閩變」

一九三二年（民國廿一年）一二八淞滬中日之戰爆發，正在江西剿共的十九路軍陳銘樞、蔡廷鍇、蔣光鼐三人各率所屬自動開赴上海抗日，因而聲名鵲起。事後十九路軍奉命赴福建剿共。由於當時日軍侵略日亟，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佔山海關，二月攻熱河，政府基於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，不得已於五月三十一日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，掀起全國強烈反日情緒，中共利用此一情勢，煽動十九路軍叛變，聲稱「人民革命軍」在福州成立「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」，並聯合失意政客徐謙、陳友仁、李濟琛響應，史稱「閩變」。

國民政府為整飭綱紀，決定討伐，派蔣鼎文為總指揮，李延年率第九師與五十二師，擔任左路總指揮，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以迅雷不及掩耳

之勢攻下水口，將叛軍繳械，不及二個月即告收平。

贏得「李鐵頭」稱號

一九三七年，抗戰爆發，李延年升任第二軍軍長，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戰役，激戰三個月，調往武漢整編，翌年五月奉命兼程增援台兒莊會戰，截擊日軍由海州魯南趕來參戰的兩支援軍，擊潰強敵，殲滅日軍兩個王牌師團名震中外。有一次，李延年率部行軍，傍晚到達一個村落（佚其名）宿營，晚餐後，他與參謀長下象棋，忽然獲得情報，有日軍大部隊從側翼接近而距離約二公里，此時所屬各師均遠在十公里以外，目前只有軍直屬部隊在附近，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措，李延年不慌不忙，一面下棋一面指示副軍長把直屬部隊編組起來向敵人發起攻擊。想不到日軍並不知此處有國軍，突遭攻擊，認為中了埋伏，迅速撤走，待副軍長戰勝回營，而李

延年仍在下棋，由於他的鎮定不亂，談笑用兵，一時傳為佳話，大家給他一個綽號：「李鐵頭」。

李延年真的是「李鐵頭」，專打硬仗。一九三九年奉調廣西南寧任三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第二軍軍長，參加崑崙關戰役，並打先鋒，雙方死傷慘重，其副軍長鄭作民壯烈成仁，此一戰役獲得蔣介石傳令嘉獎。一九四一年五月李延年脫離第二軍，去西安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，翌年真除為總司令，負責防守潼關。一九四四年，日軍調集大軍來犯，企圖破關入蜀佔領陪都重慶。李延年利用「一夫當關萬夫莫入」的險要地形，與日軍展開激烈戰鬥，直到抗戰勝利，日軍終無法越雷池一步。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李延年奉調十一戰區副司令官兼山東挺進軍總司令，並為山東地區受降長官。

失守平潭島被判重刑

失守平潭島被判重刑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李延年調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，不久更名為徐州剿共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官。徐蚌會戰國軍慘敗，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渡江，李延年奉調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六兵團司令官，八月十二日福州保衛戰展開，激戰數日奉命放棄福州。第六兵團由副司令官梁棟新指揮，於八月十六日夜間渡閩江南撤，沿途遭共軍伏擊傷亡頗重，此際友軍獨立第五十師叛變，敵友難分，自相殘殺。梁副司令官所率官兵孤軍無援，除戰死者外全部被俘。而李延年僅率第七十三軍與綏靖公署官兵撤至平潭島，嗣奉命由李延年指揮島上所有軍隊死守該島，共軍第二十八軍於九月二十一日開始攻擊，激戰半個月，第七十三軍僅殘存六千餘人於十月六日在海軍支援下撤至基隆港。

事後政府追究未奉命而撤退平潭島的責任，李延年自願承擔一切責任，經軍法判決十年徒刑。

李延年坐牢一年餘被開釋，轉任行政院顧問數年，其後生活極為艱苦，靠一些朋友及老部下接濟維生，晚景非常淒涼，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，終年七十一歲。

王耀武

俘獲共酋方志敏

王耀武字佐才後改佐民，山東泰安人，一九〇二年（清光緒二十八年）生，早年曾在上海泰康餅乾公司作學徒，後考入黃埔軍校第三期，畢業後歷任排連營長，參加北伐討逆各戰役。一九三二年五月任陸軍獨立第三十二旅六九四團團長，翌年升補充第一旅旅長，一九三四年冬率部歸贛浙皖閩邊區追剿縱隊第三支隊長指揮，經四十餘日追擊會同友軍將共軍殲滅於懷玉山，共軍第四方面軍司令方志敏及高級幹部劉疇西、王如癡均被俘，造成剿共以來一次重大勝利。一九

三五年春率部入四川西北剿共，歸第一師師長胡宗南指揮，一九三六年夏移駐漢中，任第十一師師長，八月調五十一師師長，九月晉升少將。

打贏上高、湘西會戰

一九三七年八月，率部參加八一三淞滬會戰，隸第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指揮，與日軍血戰三個月，曾擊斃日軍兩聯隊長竹田和莫森，十二月復參加南京保衛戰，防守方山、淳化鎮，戰鬥至為激烈，第三〇一團副團長紀鴻儒及三〇五團團長張靈甫負傷，第三〇二團團長程智陣亡，王耀武自南京突圍後，調至湖北荊門整補。一九三八年五月開赴隴海路東段碭山，掩護大軍西撤，嗣參加蘭封、三義寨之役，剛升任三〇二團團長的紀鴻儒陣亡，是年七月王耀武率部往江西德安，與日軍不斷的纏鬥，十月激戰於萬家嶺獲得大捷，惟所部亦損失慘重。一九三九年夏，王耀武升七十四

軍軍長，一九四一年三月參加上高會戰重挫日軍，擊斃日軍少將指揮官嚴永及大佐聯隊長濱田，傷亡日軍一萬五千人，俘虜日軍一百餘人，擊落日飛機一架，虜獲日軍馬二千八百匹，火砲十門，步槍一千餘支，獲頒青天白日勳章。入秋參加長沙第二次會戰。

一九四二年夏，日軍集結二十萬人，發動浙贛會戰，王耀武率部在五峰山區殲滅日軍三千餘人。一九四三年夏，率部西進參加鄂西會戰，十一月日軍攻擊常德，王耀武所屬五十七師在師長余程萬指揮下堅守常德血戰十六日，僅剩三百餘人，常德一度失守，王耀武在友軍支援下收復常德。

一九四四年，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，翌年二月晉升陸軍中將，三月全國陸軍整編分為四個方面軍，王耀武任第四方面軍司令官。四月初，日軍發動湘西會戰，王耀武率部堅強抵抗，阻敵於雪峰山，五月八日全線反攻，至六月二日，日軍敗

退，計傷亡日軍二萬八千餘人，俘虜二百四十七人，虜獲戰馬三百四十七匹，火砲二十四門，步機槍一千四百支。八月日軍投降，王耀武任長衡地區受降主官，接著任第二綏靖區司令官，負責山東綏靖作戰之責，一九四六年十月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。

鎮守濟南戰敗被俘

一九四七年二月，王耀武的副司令李仙洲率三個軍在吐絲口中伏被殲

被俘，五月整編七十四師在孟良崗全軍覆滅，師長張靈甫自殺殉國，元氣大傷；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共發動攻擊，三月二十一日陷淄川，四月二十七日陷濰縣，六月十日再陷曲阜，七月十三日再陷兗州，濟南遂處於孤困之境。斯時徐州國軍曾空運兵力，增援濟南，王耀武所控有的兵力約十一萬一千餘人，共軍的兵力十七個縱隊約六十萬人。九月十四日戰爭爆發，分外慘烈，九月十九日西南方面整編八

十四師師長吳化文叛變並脅迫友軍保二旅一起叛變。王耀武被迫撤至市區核心陣地，九月二十四日城陷，王耀武化裝成一位車夫趕著馬車逃出，在荒郊外忽然要解手，便到路旁樹林中方便後，竟用衛生紙擦屁股。那個時代平民百姓是沒有衛生紙的。他的動作被中共人員發現，覺得他的身分可疑，便把他捉來清查，揭露了他的身分而被俘。

王耀武被俘後，囚於益都戰犯管理所，一九五九年被中共特赦釋放，委任「政協」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，後又改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；文化大革命時期，被扣上反動派的帽子清算鬥爭，受盡折磨，於一九六八年去世，年六十七歲。

結論

結局悲慘令人鼻酸

三李一王下場都很悲慘，令人同

情鼻酸，尤其李玉堂、李延年為國為民，出生入死建立了不朽的汗馬功勞，卻被自己的國家或判刑或處死，實在令人難以接受。李玉堂是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大英雄，而國防部的簽呈裡沒有說明，只以「許身戎行三十年眷念前勞」來抽象的描述他，這無異是誤導上級。如果簽呈上明載他得過

青天白日勳章，或在蔣介石批了「死刑」以後，再簽一次都可能免李玉堂一死，功大罪小，落到如此下場，對李玉堂是含冤九泉，對國家是重大損失，對蔣介石是陷他於不義，在歷史上下落得錯殺功臣的污點。因此簽辦的官員可稱刀筆之吏有愧職守。至於李延年案，試想自中共渡江後多少封疆大吏棄城而逃，多少擁兵大將不戰而走，政府都沒有追究責任，而惟獨追究棄守蕞爾小島的李延年；難道公平嗎？而且島上的守軍是一個殘破的七十三軍，人數不到一個師，剛到達該島就被強大的敵人跟蹤攻擊，戰敗是

必然的。不敗才是意外，李延年有什麼罪過？被判重刑，實在不公平。

丁惟汾詰責蔣介石

前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劉安祺在他的口述歷史一書中說：「李玉堂上面說他知匪不報，爲了殺一儆百就把這麼一個高級將領槍斃了。他被捕的那天晚上，我剛好去他家逢到毛人鳳（當時的安全局長）去抓他，毛人鳳對我說：『壽公（劉安祺字壽如）這件事你不要管，你不知道內情。』後來我們還出面保他，結果老先生（指蔣介石）還是把他槍斃了，真是冤枉過正，將功折罪也不應判他死刑。」對於李延年被判刑，劉安祺說：「平潭戰役我方總共不到一個團的兵力，竟然叫一個兵團司令（指李延年）去指揮，軍長是我的同期同學李天霞，在那兵荒馬亂兵敗如山倒的狀況下，戰敗之後竟然把賬都算在李延年頭上，判他重刑，這件事不大公平，但李

延年非常有將德，不加申辯，就把軍長以下的責任都擔在肩上。」劉安祺是現役軍人，發出這樣不平的言論，可見他是多麼憤慨。

據傳說在李玉堂死後不久，山東籍的黨國元老丁惟汾曾拜訪蔣介石，丁惟汾問：「李延年為什麼判重刑？」蔣介石說：「因為他丟掉了平潭島。」丁惟汾又問：「丟掉大陸是如何辦的？」蔣介石尷尬的無言以對，接著丁惟汾又問：「李玉堂為什麼判死刑？」蔣介石說：「因為他知匪不報。」丁惟汾一面搖頭歎息一面像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共產黨真是厲害呀，連用一個芝麻小官（指匪諜魏天民）就把我們一個名將整死，真叫人拍案驚奇呀！」蔣介石沉默良久似有所悟，丁惟汾辭出後對人說：「我看得很清楚，蔣的眼角有淚痕。」一週後李延年就被釋放出來，還任命為行政院顧問，是否受了丁惟汾的影響，就值得玩味了。